

<<人面桃花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人面桃花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48041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48047

出版时间：2009-9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格非

页数：299

字数：18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人面桃花>>

前言

《人面桃花》虽然披上了一件中国近代革命的外衣，但我的确无意去复现一段历史事实。我以为文学和宗教一样，是人类企图超越现实的两大激情。在日益庸俗化和实利化的现实境遇的压迫下，像我这样相对脆弱的人不免就会日有所忧、夜有所梦，去寻求寄托和慰藉。

所谓“不为无益之事，何遣有涯之生”？

我由此想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的一个个梦幻，并想赋予它一定的社会学意义。你可以将这种梦幻命名为老子的小国寡民、陶渊明的桃源仙境、康有为的大同、宗教的彼岸、现实的乌托邦等等。

但我所关心的是，这些梦幻和我们习以为常的经验世界究竟构成了怎样的隐喻关系。另外，倘若它发生在近代风云激荡、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中，它又会是怎样的情形。我进而想到动荡年代里挟在革命浪潮中的卑微的个人，尤其是个人被遮蔽的自我意识——不论它显得如何脆弱、如何转瞬即逝，但在我个人的记忆和想象中，却显得不容辩驳。

<<人面桃花>>

内容概要

中国巨轮，乘风破浪，高歌猛进，短短六十载，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，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。

中国文学，风起云涌，蒸蒸日上，流派异彩纷呈，名家力作迭出，同样令世人瞩目。

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，我社启动“共和国作家文库”大型文学工程，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，以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，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、历史进程、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，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、勇敢实践、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。

这套文库，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，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，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。

我们同时相信，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、更加绚丽。

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、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、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。

<<人面桃花>>

书籍目录

自序第一章 六指第二章 花家舍第三章 小东西第四章 禁语

<<人面桃花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六指 1 父亲从楼上下来了。

他手里提着一只白藤箱，胳膊上挂着枣木手杖，顺着阁楼的石阶，一步步走到院中。

正是麦收时分，庭院闲寂。

寒食时插在门上的杨柳和松枝，已经被太阳晒得干瘪。

石山边的一簇西府海棠，也已花败叶茂，落地的残花久未洒扫，被风吹得满地都是。

秀米手里捏着一条衬裤，本想偷偷拿到后院来晒，一时撞见父亲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她已经是第二次看见衬裤上的血迹了，一个人伏在井边搓洗了半天。

几只蜜蜂嗡嗡闹着，在她身前身后飞来飞去。

蜜蜂的叫声使她的担忧增加了。

她觉得肚子疼痛难挨，似有铅砣下坠，坐在马桶上，却又拉不出来。

她褪下裤子，偷偷地用镜子照一照流血的地方，却立刻羞得涨红了脸，胸口怦怦直跳。

她胡乱地往里塞了一个棉花球，然后拉起裤子，扑倒在母亲床上，抱着一只绣花枕头喃喃道：要死要死，我大概是要死了。

她的母亲去了梅城舅姥姥家，卧房空无一人。

现在的问题是，父亲下楼来了。

这个疯子平时很少下楼。

只是到了每年的正月初一，母亲让宝琛将他背到楼下厅堂的太师椅上，接受全家的贺拜。

秀米觉得他原本就是一个活僵尸。

口眼?斜，流涎不断，连咳嗽一声都要喘息半天。

可是，今天，这个疯子，竟然腿脚麻利、神气活现地自己下楼来了，还拎着一只笨重的藤条箱。

他站在海棠树下，不慌不忙地从袖子里掏出手绢来擤鼻涕。

难道说他的疯病一夜之间全好了不成？

秀米看见他带着箱子，似乎要出远门的样子，无意间又瞥见手中衬裤上棕褐色的血痕，一时心慌意乱，便冲着前院大叫起来：宝琛，宝琛，歪头宝琛……她在叫家里的账房，可惜无人应答。

地上的花瓣、尘灰，午后慵倦的太阳不理她；海棠、梨树、墙壁上的青苔，蝴蝶和蜜蜂，门外绿得发青的杨柳细丝、摇曳着树枝的穿堂风都不理她。

“你叫唤什么？

！

不要叫。

”父亲道。

他缓缓转过身来，把那脏兮兮的手绢塞入袖内，眯缝着眼睛瞅着她，目光中含着些许责备。

他的嗓音像被砂纸打磨过的一样，低沉而暗哑。

她还是第一次听见他和自己说话。

由于终年不见阳光，他的脸像木炭一般焦黑，头发如飘动的玉米穗，泛出褐黄。

“你要出门吗？

”秀米见宝琛不在，只得稳了稳心，壮起胆子来问了他一句。

“是啊。

”父亲说。

“要去哪里？

”父亲嘿嘿笑了两声，抬头看了看天，半晌才道：“说实话，这会儿我也还不知道呢。

” “你要去的地方远吗？

” “很远。

”他脸色灰灰地支吾了一声，一动不动地看着她。

<<人面桃花>>

“宝琛，宝琛，歪头宝琛，死狗宝琛……” 父亲不再理会她的叫声。他缓缓走到秀米的跟前，抬起一只手，大概是想摸摸她的脸。

可秀米尖叫了一声，从他的手底下逃开了。

她跳过竹篱，站在菜园里，歪着头远远地看着他，那条衬裤在手里绞来绞去。

父亲摇摇头，笑了一下。

他的笑容像灰烬，又像石蜡。

就这样，她看着父亲提着箱子，佝偻着背，不紧不慢地出了腰门。

她的脑子里乱七八糟的，心头怦怦乱跳。

不过，父亲很快又蹙了回来，水獭似的脑袋从门外探进来，似笑非笑，一脸害羞的样子，眼睛东瞅西看。

“我要一把伞。”

“他小声说，‘普济马上就要下雨了。’”

“这是父亲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，当时她并不知道。”

秀米抬头看了看天，没有一朵云，蓝幽幽的，又高又远。

父亲从鸡窝边找到了一把油布伞，撑开来。

伞面已让蛀虫吃得千疮百孔，伞骨毕露，再合上，抖一抖，就只剩下伞骨了。

他犹豫了一会儿，将破伞小心翼翼地支在墙边，提起箱子，倒退着走了出去，就像是担心惊扰了什么人似的，轻轻地带上门。

两扇门都合上了。

秀米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，将裤子搭在篱笆上，赶紧绕过花廊，到前院去叫人。

宝琛不在，喜鹊和翠莲也不在。

这疯子真的会挑日子，就像是和一家老小商量过的一样，堂前、厢房、柴屋、灶膛，就连马桶帘子的后面也找遍了，就是寻不出半个人影来。

秀米只得穿过天井，来到大门外，四下一望，已不见了父亲的踪迹。

她看见隔壁的花二娘正在门前的竹匾里晒芝麻，就问她有没有看见父亲，花二娘说不曾看见。

秀米问她有没有看见喜鹊和翠莲，花二娘又说不曾看见。

最后她问起宝琛来，花二娘就笑了：“你又不曾让我看住他，我哪里知道。”

“秀米正要走，花二娘又叫住她道：‘你家老爷不是锁在阁楼里了吗，如何出得了门？’”

“秀米说：‘我也不知他如何能出来，嗨，反正走了就是了。’”

我是看着他从小门出去的。”

“花二娘也有点急了，‘那要赶紧央人去找。’”

他这样昏头昏脑的人，要是一脚踩到茅坑里淹死了，也是白白地送了性命。”

“两人正说着话，秀米看见翠莲拎着满满一篮子金针，从村东过来，秀米就赶过去迎她。

翠莲一听说这事，倒也不显得心慌，兀自说道：“你说他拎着箱子，这会儿也走不远，我们赶紧去渡口截他，让他过了河，要找他可就难了。”

“说完，她搁下篮子，拉起秀米的手，两人就朝津渡跑去。”

翠莲是一双小脚，跑起来浑身乱抖，胸前波涛汹涌。

铁匠铺的王七蛋、王八蛋兄弟只看得两眼发直，嘴都合不拢了。

在路上遇见两个割麦的人，问起来都说没有看见陆老爷打这儿经过。

两人又往回跑，跑到村头的池塘边上，翠莲两腿一歪，就坐在了地上，脱下绣花鞋来揉她的脚，又把绿袄的襟扣解开，呼哧呼哧地喘气：“我们这么疯跑，也不是办法，你爹既不走渡口，也只有村后一条路了，还是赶紧告诉歪头要紧。”

“只是不知他跑哪里去了。”

“秀米说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翠莲说，“十有八九，是在孟婆婆家看牌，你来拉我起来。”

“翠莲穿上鞋，掖了绿袄，秀米搀她起身，两人就朝村中的一棵大杏树跌跌撞撞而去。”

<<人面桃花>>

翠莲这才想起来问，老爷何时下的楼？

说了哪些话？

喜鹊怎么也不在家？

为何不拖住他？

颠来倒去地问了半天，忽然又生起气来，“我说阁楼门上的锁开不得，你娘偏要让他到亭子里晒什么太阳，这下倒好。

”孟婆婆在杏树下摇棉花，纺车转快了，棉线就要断，嘴里骂骂咧咧，在跟自个儿生气。

翠莲道：“婆婆歇一歇，我问你一句话，我们家宝琛来没来婆婆家打牌？

”“来了，怎么没来？

”孟婆婆喃喃咕咕地说，“刚从我这赢了二十吊钱走的，他手里紧了，就到我这里抠我两文棺材钱，赢了就走，再央他打一圈也是不能，临走还吃我两块大柿饼。

”她这一说，翠莲就笑了起来：“婆婆往后再不要与他打牌就是。

”“我不和他打，和谁打？

”孟婆婆道，“普济这地方就这么几个老搭子，缺了谁都凑不满一桌子，也怪我手气背，纺棉花也断线。

”“婆婆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

”“我看着他拿着我两块柿饼，一路走一路吃，喜滋滋地往村后去了。

”“是不是去了孙姑娘家？

”翠莲问道。

老婆子笑而不答，翠莲拉着秀米正要走，孟婆婆又在身后道：“我可没说他在孙姑娘家。

”说完仍是笑。

孙姑娘家在村后的桑园边上，独门独户的小院。

院外一块水塘，塘的四周挂下一络络野蔷薇或金银花，院门紧闭，寂然无声。

门口坐着一个驼背老头，头发全白了，正在那儿歪靠在墙上晒太阳。

看见两人从水塘那边绕过来，老头就警觉地站起身来，老鼠似的小眼睛骨碌碌乱转。

翠莲对秀米说：“你在塘边站着不要动，待我去把宝琛喊出来。

”说完就蹑着小脚快步过去。

老头一看翠莲气势汹汹，张开双手就来拦她，口里叫道：“大嘴，你要找哪一个？

”翠莲也不理他，推开门就往里闯。

老头一下没拦住她，就伸手死死拽住她衣襟不放。

翠莲转过身来，立刻把脸放了下来，大眼一睁，朝他脚前啐了一口：“老不死的，你敢再碰我一下，我就即刻把你摁到塘里呛死。

”老头又气又急，脸上却憋出一堆笑来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姑娘说话小点声。

”“怕什么？

你这小院这样静僻，你家那个小娘子在床上就是地动山摇，也没人听见。

”翠莲冷冷笑了一声，越发大喊大叫起来。

“俗话说，骂了丁香，丑了姑娘，”老头道，“你不怕污了人的耳朵，难道就不怕脏了你的嘴？

”“放你娘的臭屁。

”翠莲骂道，“你要是再不松手，我一把火把你这窑子烧个精光。

”老头撒了手，气得直跺脚。

翠莲正要往门里走，里面厢房的门开了，跌跌滚滚跑出一个人来，正是歪头宝琛。

他来到院门前，头依旧歪向一边，一边胡乱系着扣子，一边嘿嘿地笑着：“大嘴，大嘴你说，这天儿……到底会不会下雨？

”

<<人面桃花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